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突然想起你

达西

每年此时,总会想起他。那一年,他是在这段时间走的,那么轻飘飘地一跃。一直在想,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?心理上、精神上、肉体上,抑郁症如何操控着他?我真的不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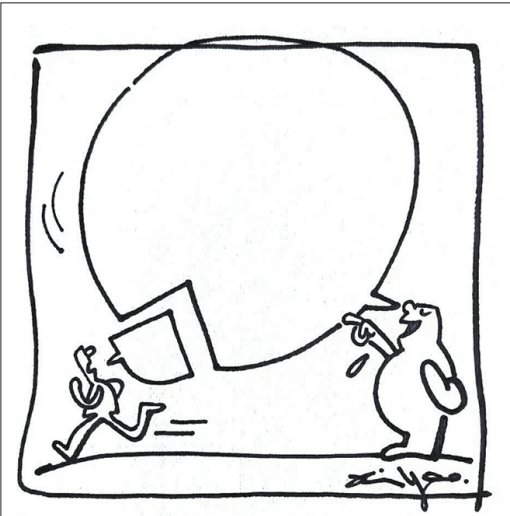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,在长大成熟之后,我其实是摒弃了“感同身受”这个词的。这个词说起来太过容易,但现实却太过沉重。你可以揣测,可以臆想,甚至可以沉浸,但只要你不是他,没有真正穿上他的那双鞋,算哪门子的感同身受。

他是我儿时的朋友。更确切地说,是同学的朋友,一起玩着玩着,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。那时候,同学之间常常互相串门。放学串,周末串,放假串。他家住二楼,没有电梯。入夏,总是一扇铁门,再一道纱门关拢,房门总是敞开的,让自然风穿堂。至今记得他奶奶的方言:“来来来,坐一会儿,他在打肉,马上就做好。”奶奶招呼我们进门。“打肉”是“沐浴”。奶奶到上海很多很多年,却一

直说着家乡话。他家吃饭用的小方桌旁有长条凳,我们坐着等。小方桌下面,常常放着一箱饮料,是一瓶一瓶雪碧、可乐,玻璃瓶包装的。夏天,桌子底下除了饮料,还有好几只青皮黑纹的大西瓜。

我们在一起玩,现在几乎已经想不起来到底玩了些什么。或许只是聊天听音乐。肯定是一起打过麻将的。那时候上高中,刚学会了麻将的规则,几个人便一起打着玩。他是唯一的男生,我又是比较任性的女生,总要坐在他的上家,以扣他的牌为乐。我不和没关系,反正肯定不会“投喂”,让他和他的。他脾气好,从不多说什么。输得最多的他,代价是帮我们几个女生写暑假作业。

就这样,我们一同毕业,一同考了大学。也像许多时一起长大的伙伴一样,因为生活轨迹的各奔东西,碰头的频次慢慢疏落了。但只要聚在一起,倒还是旧日的模样,无需遮掩,直抒胸臆。现在想想,心灵上能够素面朝天相对,这是多么难得的情谊啊,知道彼此的底色,看清彼此的底牌,只希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别人随便问一句,不必滔滔答十句。

望彼此安好的纯粹情谊。

后来,我们都慢慢发现他“变”了。吃日料时,总是胃口很好的他只戳了几筷子多春鱼。去K歌时,他只是听我们唱,甚至还闭着眼睛打起瞌睡。我们只是以为,他搬了家,做了小领导,工作多了,压力大了。再后来,我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,他看上去也是有兴趣的。但在说好的约会日子前,他妈妈打了个电话给我,说他现在不适合谈恋爱。我们这才知道,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他得了

抑郁症。那是快20年前了,人们对于情绪病的认识和态度,是狭隘、无知的,甚至带着羞耻感的。他不愿意吃药。甚至混在饭菜里,他也能分辨出来。于是,我们去劝他。他听进去了,但也只是吃了一段时间,然后又执拗地自己停了药。

他辞职了。药,吃吃停停。父母时常带着他去各地旅行。我们去看看他,也不多。有时他挺兴奋,有时他很沉闷。似乎,我们能说说的,也就是往事了。然后便是相对无言

本周,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、93岁的何占豪先生赴杭州,助阵在杭州金沙湖大剧院举办的周冰倩个人演唱会。当晚舞台之上,周冰倩重新演绎了由何占豪匠心谱曲、香港乐坛殿堂级歌手徐小凤传唱数十年的传世金曲。

何占豪先生启程赴杭前夕,我与音乐评论家李定国一同来到忘年交何占豪的家中,静听大师娓娓道来这首经典佳作诞生背后的一段难忘往事。当年,戏曲电视剧《李商隐》剧组慕名约稿,诚邀何占豪为剧集量身创作主题曲,彼时他正悉心辅导两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学子,出于提携后辈的一片初心,便将这首主题曲的创作任务,交由两位年轻人历练尝试,可惜历经数度修改、几番打磨,始终未能达到导演心中的理想意境,万般斟酌之下,终由其亲自执笔、倾情谱曲,才有了如今深入人心、流芳乐坛的经典版本。

彼时,宝丽金唱片公司正倾力为港乐天后徐小凤筹备个人典藏专辑,专程向何占豪商洽《别亦难》的演唱版权,当得知将由徐小凤演绎此曲时,何占豪当即欣然应允。在他眼中,徐小凤那浑然天成、极具磁场感的醇厚中音,温婉深沉、气韵绵长,恰好与《别亦难》离愁缱绻、含蓄凄美的诗意意境完美契合,最能把唐诗里的相思缱绻与离别惆怅,诠释得入木三分。往后岁月里,徐小凤每一次登台献唱《别亦难》,都会心怀感念,由

衷感念何占豪先生赠予这首佳作、成就自己的乐坛经典。

纵观《别亦难》的作曲艺术,更是处处尽显匠心。作品谨遵李商隐《无题》原作填词谱曲,不添一字、不减一意,旋律婉转贴合诗词平仄韵律与文人气韵,将古典诗词的婉约离愁化作声声入耳、句句动情的天籁之音,诗乐相融、古韵天成;同时,乐曲植根中华传统雅乐羽调式底蕴,旋律迂回低转、内敛深沉,不事浮夸炫技,以极简而细腻的旋律线条烘托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幽怨悵惘,尽显东方音乐含蓄雅致的独特风骨;在旋律铺排上更是寄情于曲、层次细腻,主歌如轻声絮语缓缓倾诉,副歌层层递进情思渐浓,收尾乐句余韵悠长、意境留白,把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深情坚守与万般不舍渲染得淋漓尽致、动人心弦;而整体编曲则秉持清雅克制的创作思路,以民乐底色温润铺陈,不争旋律锋芒,只为温柔烘托人声,既完美适配徐小凤独特的中低音质感,也让这首作品历经岁月洗礼,依旧耐听耐品、久唱不衰。

一曲经典,跨越山海,传遍华人群落;岁月流金,旋律长存、感动代代听众。入夏良宵,周冰倩以全新心境、别样唱腔,在杭州金沙湖大剧院深情吟唱这首传世之作,旧曲新唱,韵味别致,更添一番缱绻深情。在我看来,戏曲有流派,歌曲亦有流派,我们满怀期待周冰倩版《别亦难》能唱出独有的别样风韵与个人特色。

何占豪为徐小凤添金曲《别亦难》

邵永平



前阵发小聚会,勾起了我对往事的些许回忆。

我儿时居住在高安路。历史上这条路居住过不少社会名流,也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。现今广为人知的徐汇区少年宫是20号,这幢独立式现代花园别墅颇有点来头。原来的主人叫荣德生,也就是红色资本家、建国后曾当过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的父亲。他的居室里挂着自写的横幅:“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”,作为一生座右铭。1946年在这里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荣德生绑架案,绑匪勒索50万美元,惊动上层,下令限期破案,后将人救出,荣家前后共花费60万美元。解放后荣家将房子捐给了国家,后成为徐汇区少年宫。小时候暑假时晚上草坪上经常放露天电影,十分热闹。记得邻居发小喜欢画画,那时经济都比较拮据,就自己照着画了一张入场券,居然给他混了进去,至今想来还令人发噱。

20号隔壁的11号小洋房是荣毅仁的姐姐荣漱仁的宅邸,每次看到她出门都是一副雍容华贵、大家闺秀的派头。夏天,我们小伙伴常趁其大门未闭时进去捉蟋蟀,把草地翻得一片狼藉,直到看门老头呵斥着追出来,才仓皇四散。

我隔壁的7号邻居们也是藏龙卧虎。一楼原先住着著名人物画家刘旦宅,他画的《红楼梦十二金钗》

邮票令人爱不释手。二楼是著名评弹大师蒋云仙,当年以《啼笑因缘》名满江南,她晚年与评话大师唐耿良地结为伉俪,成就一段艺坛佳话。我们小时常在弄堂里模仿着评弹哼着“酱油鲜”“鲜酱油”。二楼亭子间住着同盟会老人胡伯衡,老人鹤发童颜,被我们亲切称为“老爷爷”。据说他曾去中南海教邓颖超打拳,

高安路往事

张尉

邓还送了他一张古琴。

隔壁8号住着网球名将彭志渊,一口广东话,多次获得全国冠军,在第二届全运会上创造过一人独得四金的神话,还得过混双的世界冠军。对面的3号住着原上海电影乐团的首席指挥王永吉,楼前经常听见小提琴声。其曾为百余部影视剧的音乐录音,如《哪吒闹海》《宝莲灯》等。1号据说住着上海摄影家协会原主席雍和,为“骗”女朋友开始玩摄影,以敢于反映现实为人所敬重。但我没啥印象,兴许人家父辈留过洋,家教好,从不和我们这些野小子在一起在弄堂里玩耍吧。弄堂门口住着老田一家,其曾是荣德生的保镖,膀大腰圆,膝下三子,夏天晚上乘凉时我们常搬张小凳坐

在他家门口吹牛聊天。有一次,几个不法之徒来弄堂寻衅滋事,老田光着膀子,怒目圆睁,抄起一把菜刀,大吼一声,冲将出来,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、落荒而逃。

1966年上小学,小学都是就近读的,按地段我应该进高安路第一小学,但那年不知何故,却去了安亭路小学,直到五年级才转回高一小学。高一确实是所不错的学校,风气好,老师水平也高。再后来,由于篮球巨星姚明就读高一小学,我也不小心忝列为姚明的校友了。

中学是在康平路上的五十四中学上的,离家也很近,一箭之遥,早上在家听见十分钟上课预备铃响,走过去也来得及。我偏好文科,语文课老师常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让我读给大家听。美术老师是伏文彦、中国画大师张大干“大风堂”的入室弟子,上世纪八十年代,“大风堂”弟子们在我们上海博物馆办画展,伏老师拉着我向我们的馆长介绍:“这是我的学生。”我们历届校友也不乏杰出人士,如排球名将沈富麟等。沈曾出任上海和中国男排主教练,率领上海男排夺得多个全国冠军。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,现今的高安路,虽环境有所变化,然旧貌依然。每当我路过,总忍不住踱进原来熟悉的弄堂转转,追寻往日故事,聊解思念之情……



《论语》里有一段对话,子夏问孔子:“甜美娇巧的微笑那样喜人,美丽灵动的眼睛那样生辉,您却说素雅才是最美绚丽多姿、美丽动人的,这是为什么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绘事后素”。他的意思很明白:必须先有“素”(白绢),然后才能施以五彩而成“绘”(图画)。素是一切颜色的基础,同时也是一切颜色的调和。“朴素”一语,谓质朴,无文采;也指俭朴,不奢侈。

喜欢两个成语。一是“素履以往”。“素履”指未染色的朴素鞋子,象征质朴无华;“往”指前往、行动。二是“素面朝天”,魏国夫人是唐玄宗的姨子、杨贵妃的三姐,“不施脂粉,自炫美艳,常素面朝天”,意为不化妆朝见天子。中国传统文化为人之道,往离不开一个“素”字:素心——纯洁的心地;恬素——安详的灵

魂;素襟——淳朴的情怀;素抱——清高的志向;素雅——高尚的情操;素净——朴素的品格;素淡——纯美的意境。唐代诗人好以“素”字表达纯美的意境:绿水平净素月,月明白鹭飞(李白);山阴黑断碛,水影素寒流(陈子良);素光淡无际,绿静平如砥(刘禹锡);素琴机虑静,空伴夜泉清(温庭筠)。修身悟道即是养素,元人

的尴尬。我一直都不太会安慰病人。怎么安慰呢?无非是“明天会更好”,但哪怕我无病无灾、情绪稳定,我也并不十分相信这句话。他有他的痛,我们也继续在自己的生活中进两步退一步地摸索。人前,是美好的,蓬勃的,背身,总有黯然、无力之时。人间真实,云端上的人,泥土里的人,谁不是如此呢?比他幸运的是,我们没有生病,我们能够自我疗愈,我们看得远方的光。

那一天,又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,是噩耗。父亲母亲只是出门参加一个必要的亲友聚会,回来时便看到楼下围聚的人群,以及,一片破碎。我们去了医院。相比曾见过的生老病死,这是太不一样的感受。悲伤仍旧是悲伤,还有一种深深的压抑。

从来都没有如果,所以也不必说如果。他被围绕着,很多人说“太可惜”,很多人说“多好的人啊”。听不见了。这些抚慰,对于至亲的,仍旧要走下去的父母才是更有意义的。所以,在还活着的时候任性一点,妄为一点,让消耗你的种种事与人滚远一点。因为,我们终将走向沉默,久到长长久久那么久。嘿,老朋友,又想起了你。

海蜈蚣,是沙蚕的地方性俗称,还有海虫、龙肠、海蚯蚓等名号,它是滩涂上不可多得的天然鲜味。只是这份鲜美,并非人人都能消受。它的模样实在狰狞:红褐色的躯体节节分明,软骨突兀地嵌在皮肉间,每一体节两侧都长着细密的疣足,连成一串,活脱脱像一条巨虫。看似慵懒,骨子里却藏着十足的警觉。一旦受惊扰,躯体便如弹簧般骤然收缩、扭动,数十对钩状足肢裹着黏滑的体液,蜿蜒爬行。即便被装在酒店或排档的木桶里,也依旧不停蠕动,散发出浓郁的海腥气,初次相见,多半会本能地往后退。

这丑怪的生灵,对生存环境却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它偏爱栖息在水流平缓、有机质充沛的海域。滩涂上海蜈蚣的寡,便是这片海域“肥瘦”的标尺;更难料想的是,它对水质极为敏感,近海一旦遭受污染,它们便会集体销声匿迹。这般决绝,堪称大海的“生态哨兵”。让我想起云南的波叶海菜花——水性杨花,只肯在水体澄澈如镜的一类水域中生长,同样是水质的天然风向标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我国曾从英美等国引进大米草。这种耐盐碱植物形似芦苇,根系发达,既能抵御风浪、保护滩涂,又能促淤造陆,益处良多。家乡玉环,也开始大面积种植大米草。奇妙的是,这外来植物竟与沙蚕结下了共生之缘:茂密的植被减缓了水流速度,促进沉积物淤积,滩涂逐渐抬高,为沙蚕打造了更安稳的穴居环境;大米草凋零分解后形成的有机碎屑,更是沙蚕赖以生存的营养来源。

礼尚往来般似的,海蜈蚣会主动收集大米草的种子,藏进洞穴,以它的方式助力种子萌发、生长。这份心照不宣的互动,让两者在滩涂生态系统中协同共生,催旺了海蜈蚣的繁殖。家乡的海蜈蚣因此旺盛,一度成为引以为傲的出口海产品。

切成寸长的海蜈蚣,经热油烹炒后褪去红褐色,转化为暗绿色,翠绿莹润的蒜叶,与海蜈蚣天然褶皱的肌理相映成趣,又浑然一体。夹起两三截轻咬,脆嫩恰好,肉质细润紧实,分明是时令上品。既有弹牙的韧劲,又有淡淡的清甜,反复咀嚼间,鲜汁混着蒜香在齿间缠绵,越嚼越上瘾。它不同于蛭子的软嫩、望潮的Q弹,自带一种细腻的颗粒感,轻轻挠动舌根,勾得人心痒痒的,忍不住一再伸筷子,直至光盘才肯罢休。

餐桌上,还是有人蹙眉转头,连看都不敢看——海蜈蚣的外貌,终究是一道“味觉门槛”。可唯有敢于跨越这道门槛的人,才能邂逅那份藏在丑怪外表内的惊喜。世间许多事物,大抵都是如此,褪去表象,方能遇见其本质。

在我的家乡,海蜈蚣始终是“小众美味”的存在,吃法却颇为多样,除了经典的爆炒,亦可煎蛋、煮汤。最闲适的吃法,莫过于取一碟熟制海蜈蚣干,配一小盅自家泡的杨梅酒,坐在窗边,望着远处的大海,慢酌细品。明万历年间的《闽书》中,便有“沙蚕味鲜,可佐酒”的记载,这份雅致,跨越百年,依旧动人。

丑怪的至鲜

叶青



七夕会

雅玩

冯子振《西湖梅》诗:“苏老堤边玉一林,六桥风月是知音。任他桃李争欢赏,不为繁华易素心。”俗话说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钱钟书在《论朋友》中说:“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,那末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。”钱先生极力推崇“素交”,说“素交更能表出友谊的骨髓”。这一个“素”字把纯洁真挚的交情本体,形容得淋漓尽致。真正的交情,是能超越生死的厚谊。